

元代别集整理的良好先例

——读陈增杰先生《李孝光集校注》

虞万里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上海 200020)

摘要: 元人别集罕见注本, 陈增杰先生的《李孝光集校注》开启了良好的先例。全书搜采完备, 校勘精当, 笺注详赡, 评论成一家言。附录研究资料丰富, 又有金针度人之功。

关键词: 元诗; 《五峰集》; 陈增杰; 《李孝光集校注》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09X(2007)01-0020-05

李孝光字季和(1285-1350), 出生在元代一个家饶雄资、亲多著作的家庭。自幼熟读《论》《孟》, 兼及《诗》《书》, 尤喜辞章之学。自谓“我昔为儿时, 看书不停手。十二作文赋, 点笔赋鸚鵡。长者见之骇, 云出诸父口”, 这是一幅天才加勤奋的少年自画像。李孝光一生的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巉岩叠嶂的雁荡山, 盘桓于奇洞飞瀑之间, 览其秀, 挹其翠, 涤虑洗胸, 走笔抒怀, 用诗的形式将家乡的青山明水, 香草秀木, 画成一副副饱含深情、风骨遒劲的泼墨长卷, 为后世留下了珍异的瑰宝。这些画卷般的诗作在作者的生前身后, 曾经争相传抄, 广为传诵, 奠定了他在元代和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由于仕宦不显, 文集散失等原因, 清代中期以后, 声名渐寂, 诗卷零落尘封, 致使撰写元代文学史者, 已不能识其当时风光而还其历史地位。六百多年后, 湛深于诗文、娴熟于典故的学者陈增杰先生, 肩负着整理乡邦文献的使命,^①怀着崇敬乡贤的情感, 历时四载, 为这些零落散失、尘封退色的山水泼墨诗卷掸却尘埃, 裁绫衬绢, 精心装裱, 终于著成五十余万言的《李孝光集校注》。^②乃复搜方志, 讨宗谱, 将作者的生平事迹, 乃至旧宅墓地, 皆为钩稽定位; 访善本, 觅抄稿, 将诸家的评论文字, 一一辑录汇编, 并附集后, 使之成为一本迄今为止最为完全的李孝光诗文阅读与研究的善本。

文集与校注, 显示出学问的两种不同取向。作者即使腹笥五车, 走笔龙蛇, 却始终是趋熟避生, 各逞胸臆。而校注者虽邳架万卷, 胸罗四部, 仍不得不亦步亦趋, 屏绝私臆。作者为有我之境, 主观的意识多; 校注者须无我之境, 客观的意识浓。就此而言, 清诗雄文, 创作不易, 而索隐微微, 校注亦难。校注难, 校注元人别集尤难。因为元代史料缺乏系统整理, 元代文学不像六

收稿日期: 2006-08-01

作者简介: 虞万里(1956-), 男, 浙江上虞人, 研究员, 研究方向: 历史文献学

① 陈增杰先生系《温州文献丛书》副主编。《温州文献丛书》由《丛书》整理出版委员会、编辑部主持编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于2001年启动, 预计2006年底出齐。共四辑, 48册48种书, 约2000万字。内容涉及文史哲及语言、医学、经济等领域。

② 李孝光诗集原名《五峰集》。五峰系大山峰、小山峰、天马峰、天雉峰、仙凌峰之合称, 在温州乐清。作者青年时代曾筑室五峰山云霞洞, 名白云舍, 读书其中, 因号五峰。

朝唐宋一样受人重视，元代诗文更是散落难辑。《四库全书》收元人别集多系不全之本，导致丁丙、缪荃荪等抄补《四库》时专就元人别集下功夫。元代别集除萨都刺《雁门集》外，虞、杨、范、揭四大家的全集整理本尚且未能出版，更遑论校释笺注之本。《李孝光集校注》的出版，在元代别集整理、研究方面开了一个良好的先例。笔者阅读本书，觉得该书在许多方面都有古籍整理工作中值得借鉴的地方。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点：

一、搜采完备

元刻《五峰集》散佚，今存《四库》本、冒刻本皆非全帙，虽经后人补辑，犹有漏略。陈先生从《桧亭集》《名迹录》《乐清淀溪李氏宗谱》《乾坤清气》《师子林纪胜集》等十七种文献中辑得佚文 9 篇，佚诗 7 首，使李氏作品达到文 26 篇，诗 702 首。笔者查对当今号称全备的《全元文》，其《五峰集》收文亦只 22 篇。^[1]陈先生从《新安文献志》卷一〇〇辑录的《汉洛阳令方圣公储传》、从《丰湖王氏谱艺文钞略》辑录的《故承直郎温州路乐清县尹王公行状》、从《赵氏铁网珊瑚》卷七辑录的《送瞿慧夫上青龙镇学官诗序》、从《乐清淀溪李氏宗谱》辑录的《淀溪李氏宗谱序》、从《石渠宝笈》卷三十辑录的《赵孟頫书跋》、从《铁崖先生复古诗集》卷一辑录的《读杨廉夫〈琴操〉辞》、从《玉山草堂雅集》卷三辑录的《题丁仲容〈夏日过龙翔寺〉诗后》等七篇为《全元文》失收。而《全元文》从丛刊本《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辑录该书之序、从《滁阳志》卷十三辑录的《滁州重修学记》、从《海宁志》卷十九辑录的《海宁县修儒学记略》三篇为本书所遗。相较之下，本书收录李文仍然超过《全元文》，是迄今为止蒐辑李孝光诗文最完全的一种。即此一点，可见此书之价值。

二、校勘精当

《五峰集》在流传中讹字缺字甚多，《元诗选》之蒐辑校勘亦多有讹误。陈先生利用明清以来总集、别集、方志、书画都四十七种著作校异勘同，补缺正讹，并从诗文艺术上着意，使五峰诗文通字顺。经过全面校勘整理的李孝光诗文，可说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作者原意。卷五《送王成能生归番阳》诗有“安用四科续，蚤闻吴焮参”一联。“吴”字各本皆作“灵”，但“灵焮”不词，而卷七《次三衢守马昂书垒韵》有“吴焮续四科”之句，用典正同，据彼改此，这是内证法。但陈先生更以《论语》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为定点，从《汉书·儒林传·周堪》找到典源，传文载：“（许商）号其门人沛唐林子高为德行，平陵吴章伟君为言语，重泉王吉少音为政事，齐焮钦幼卿为文学。王莽时，林、吉为九卿……钦、章皆为博士，徒众尤盛。”“参”为兼用之意。然后知诗意是称赞王生嗜学，兼有言语（吴章）、文学（焮钦）之才能。^{[2](P153)}校勘的内证与典源参互印证，使“灵”为“吴”之形误不容置疑。《元诗选二集·五峰集》收有《送坚上人还云门次顾仲瑛韵》一首，^[3]从诗题上看绝无问题。而顾瑛《玉山名胜集》卷四附此诗作“李孝光五峰《次韵送坚上人还云门》”，如何判别其中错对？陈先生首先从顾瑛的诗入手，顾诗题为《至正辛卯正月八日雪中与郊九成、陈惟允游虎丘，夜宿贤上人竹所……予独拂藓读碑，得邂逅石庭坚上人于雨花轩上，对坐谈诗不絕。庭坚乃以卷求诗，遂和李五峰韵以纪》，诗既是“和李五峰韵以纪”，证明李诗是原唱，顾诗为和作。这样已经解决《元诗选》诗题的五字衍文。陈先生复从年代上求证，至正辛卯为十一年（1351），而孝光卒于至正庚寅十年（1350），次顾韵为不可能之事。于是说：“‘庭坚乃以卷求诗’，谓石庭坚出所存旧卷索题。仲瑛见中有旧友李五峰《送庭坚上人还云门》作，遂和李五峰韵以纪。其事实本末清楚。郊韶、夏溥均有‘次李五峰

韵’之作，益证。”^{[2](P408)}最后迻录郟、夏二作，使此衍文之案铁板钉钉，不容辩解。卷四《原田诗序》有“因地势磬折，行水稍沟以灌溉”一语。“稍沟”一词难解。陈先生根据清陈遇春《东瓠先正文录》和光绪《乐清县志》，校正为“梢沟”，又引《周礼·考工记·匠人》“梢沟三十里而广倍”郑玄注“谓不垦地之沟也。郑司农云：‘梢读为桑螟蛸之蛸。’蛸，谓水漱啮之沟”为证，得其正解。^{[2](P123)}此类校改皆精确不移，极见功力。校勘而能内证、外证，理校、词例相互应用，并附以佐证，使人读来，不仅心服，而且心放。

三、笺注详赡

笺注别集有二难，交游难，僻典难。陈先生从总志、方志、元代别集等文献中尽力钩稽其师友行迹，又从经史子集中去推寻其典故的原意与转义，为读者扫清了许多阅读障碍。卷七《题周耕云为萧元泰画〈龙虎仙岩图〉》诗，周耕云何许人？陈先生纂集倪瓒、邓文元、吴镇、黄公望和明代乌斯道之诗文来勾勒其事迹。至于萧元泰，也用袁华《耕学斋诗集》卷八《丙申岁有怀南北师友》诗来推定其生活年代。萨都刺字天锡，为作者诗友，卷五有《和天锡郎中城字韵》，萨氏历仕江南诸道行御史台掾史（从九品）、照磨（正九品）、知事（八品），终官燕南河北道肃政廉访司经历（从七品），而郎中乃六部高级官员，秩五品，作者何以称其为“郎中”？陈先生以秦汉官制来比况，说明称萨天锡为“郎中”是“用古称，有尊美之意”，很符合古代文人诗文酬唱的惯例。本书笺注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很注意本集前后诗文的人事、诗句的关联，即在笺注某人某事或词汇、典故的同时，将作者别他诗文中相同的人事、典故、词汇揭出，俾读者全面了解作者的交游、人事和诗作用词习惯。

至于个别疑难而一时未能解决者，能恪守多闻缺疑的故训，不强作解人。卷一《大龙湫记》首云“大德七年秋八月，予尝从老先生来观大龙湫”，文末云“老先生谓南山公也”。此文颇负盛名，所以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下编第一册收入，并加注释，谓“本文末作者说：‘老先生谓南山公也。’南山公即泰不华。”此说所据不明，而邓绍基《历代文选·元文》收入此文时承袭此说。泰不华系蒙古人，原名达普化，字兼善。《五峰集》中多次出现。陈先生先据《元史·李孝光传》说孝光“名誉日闻，泰不华师事之”一语，排斥孝光称泰不华为“老先生”之有悖常理。次从《元史·泰不华传》考定其生于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以证孝光大德七年（1303）从南山公兹游时，泰不华尚未出世。^{[2](P23)}著此二条，“南山公即泰不华”之说不攻自破。但南山公到底是谁？史阙难徵，陈先生以诚实的态度，注“未详”以缺疑。

四、形式新颖

一般笺注，主要针对诗文中人事予以疏通诠释。由于陈先生对于古代诗歌艺术有深厚的涵养，曾经费多年之精力，著《唐人律诗笺注集评》一百二十万言，^①于诗律得失，警句微旨，皆能心指口传，故本书特辟“评”诗一栏，既裒集古人之评语，又自出机杼，加以点评。卷三《择木为委所性作》是一首琴操体，作者有感于孔子去卫，曾有“鸟能择木，木岂能择鸟”之叹，发出“提提兮飞鸟，翔而集兮于木。场有委粟兮，而予之不欲。樊则有棘兮，非予之乐。鸩则不仁兮，曾莫予毒”之心声。陈先生深切作者之意，在引录孙锵鸣《东嘉诗话》之后，点评道：“语意激切，感叹甚深。……不欲委粟，不止樊棘，洁身自好，而竟不得相容。以鸩鸟之‘曾莫予毒’，反衬

① 《唐人律诗笺注集评》，浙江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该书荣获第13届浙江树人出版奖、第7届华东地区古籍优秀图书奖特等奖。

‘今之人不仁’，足令寒心。”^{[2](P109)}卷十《辛亥玉川问归》诗颈联云：“家在梦中犹未到，春于腊底已先回。”先笺注“家在”句化用唐卢纶《长安春望》“家在梦中何日到，春来江上几人还”一联，而后作了极为精彩的点评：“‘家在梦中犹未到，春于腊底已先回’，梦中犹且不到，更深一层；腊底先回，问春归何急？‘家未到、春先回’，比衬得妙，道尽归客心思。将唐人五字妙咏‘春归在客先’，演为七言佳联，并臻其美。”^{[2](P417)}读此足以领略陈先生于唐诗之深厚涵养。如此会心恰意之语，书中隔三差五，随处可见。对于读者，不啻仙人指路，使游客目不暇接于山花野景，流连而忘返。故上海钱伯城先生审阅全稿后，称其评论“多新见，成一家言”。

五、附考贍切

古人诗作，因酬唱寄赠，转辗往返，或传诵借抄，时有失原作者之名者，后人编集，失于察考，又经翻刻类编，错乱甚多。辑校别集，考辨其诗作是无法绕开的难题。李诗 700 多首，有 23 首与别他诗集互见，本书“附考”一栏，即专为考辨互见诗而设。如上面提到的《题周耕云为萧元泰画〈龙虎仙岩图〉》诗，互见陈旅《安雅堂集》，陈先生于附考中据作者友人顾瑛所编《玉山草堂雅集》及《李孝光叙传》“今所录皆口授云”之语，判为李诗。卷八《次虞学士韵》一首，亦载萨都刺《雁门集》卷三，清萨龙光编其集，特地加按语辨证归为萨诗。陈先生却从五种不同角度论证李孝光“见寄萨诗而和韵，也合于情理”，前后一千馀字，不啻一篇简要的考证文章。

六、附录丰富

本书之附录极其翔实，有作者的佚文佚诗佚著目、传记轶事古迹、元明以还的序跋书录和时人与作者的酬唱题咏，还有历代诸家对《五峰集》的评述。可以说，有关李孝光的材料，大致搜罗完备。这是陈先生自己研究本书的重要依据，现在如数贡献，供读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可谓鸳鸯绣出从教看，又把金针度与人。

一本元代别集的初次校注能够鸠集如此丰赡的资料，获得如此成绩，这是一切深谙古籍整理艰辛的学者都会为之肃然起敬的。古代许多大家别集，之所以一再为后人校注笺释，诚以一人数人之学识积淀，不足以表揭古人别集中蕴含的方方面面的人事、词汇与典故。本书当然也未能例外。李孝光诗被明清各种选集选入者尚不止陈先生所校之四十馀种。文献浩瀚，爬梳不易，因而还略有拾遗补阙的余地。卷七《龙湫行送轩宗冕归山》诗，明释正勉、释性通辑《古今禅藻集》卷二十作“龙湫行送轩宗冕赴雁宕能仁寺”，且归为“守仁”所作。其下“雪花满面寒飏飏”作“雪花洒面寒飏飏”，“道人此地昔追游”作“道人此地追昔游”，“夫容”同所校作“芙蓉”，“永夜松声消客愁”作“永夜松风消客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416 册第 523 页）。从动态的“寒飏飏”立意，似乎“洒面”较“满面”更切。因为不是律句，所以“昔追游”也不如“追昔游”来得顺口。但消客愁，则“松声”要比“松风”好。总之这几个异文有助于对李诗艺术的品味。

卷八《自和寄陈良友》诗有“暖日令人喜，还胜满眼沾”，陈先生引卷十四《送法机首座天则游四明》诗之二亦有“育王寺前风雨横，投宿田家满眼沾”之句，满眼沾为何物，未见注说。据宋吴则礼“独当招故人，浊酒满眼沾”和宋张刚“嗜酒刘伶绝世无，春衫典尽倒天壶。造门谁为倾家酿，见客常留满眼沾”之诗句，^①知其义与酒有关。其实“满眼沾”即“满眼酤”。杜甫

^① 宋吴则礼《北湖集一卷》《招李汉臣饮与汉臣别九年相视羸然各已翁矣》诗，台湾商务印书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22 册 424 页上。张刚《华阳集》卷三四《谢洪察院送酒》诗，前书第 1131 册 212 页上。

《入奏行赠西山检察使窦侍御》“为君酣酒满眼酤，与奴白饭马青刍”。宋人“谓蜀人酤酒，挈以竹筒，竹筒上有穿绳眼。其酤酒者曰‘满眼酤’，言其满迫筒眼也”^①。仇兆鳌谓此说“似近于俚”，而以为是“满前皆酒酤”之意。^②但元宋伯仁《酒小史》有“郫县郫筒酒”之记载^③，竹筒穿眼酤酒之说不为无据。元李继本《祭王冰雪文》“间遇胜流，喜抃欲颠。满眼沽酒，解衣质钱”^④，正是从此立意，满打满酤，表现出嗜酒的心理。吴诗“浊酒满眼沽”，表明用穿眼竹筒所酤是浊酒，乃乡村酒事，与李孝光“投宿田家满眼沽”正相切合。陈先生本深于杜诗，此或一时疏略，偶未忆及，这对陈先生可能是个小小的遗憾，而就这样一本高难度的校注本来说，只能属于白璧微瑕。

参考文献

- [1] 李修生. 全元文(第36册)[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3. 1-25.
 [2] 陈增杰. 李孝光集校注[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5.
 [3] 顾嗣立. 元诗选二集(上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629.

A Good Example for Re-organization of Collection of Proses in Yuan Dynasty

—— After Reading the *Proofread and Comment on Collection of
Li Xiaoguang* by Pro. CHEN Zengjie

YU Wanli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of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Shanghai, China 200020)

Abstract: There are few Parallel texts for collection of proses in yuan dynasty. *Proofread and Comment on Li Xiaoguang's collection* wirtten by Pro.zengjie Chen has set a good example for us. The collections are complete, the notations are in detail and the comments have special point of view in the book. The plenty deta in appendix also give much convenience for the readers.

Key words: Poems in Yuan dynasty; *Collection of Wufeng*; Chenzengjie; *Proofread and Comment on collection of Li Xiaoguang*

(编辑: 李颖)

① 无名氏《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卷八引, 台湾商务印书馆, 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1069册815页上。
 ② 见《杜诗详注》卷十, 中华书局, 1979年, 第2册870页。
 ③ 见《说郛》卷九四, 宛委山堂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年, 第7册4334页下。
 ④ 李继本《一山文集》卷六, 台湾商务印书馆, 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1217册767页上。